

书香伴我岁月美

飞鸟

每当拿起一本书，轻轻地打开书页，淡雅的芳香就会幽幽飘来。读着精灵般的文字，灵魂开始澄净安详，开始低吟浅唱，温暖和力量，充满了胸怀。生命有了书籍相伴，才丰美典雅，美丽无比。

书如挚友，相对而坐，慢慢倾谈，说说家长里短的琐事，说说生活的感悟，说说生命的成长，甚至探讨个哲学问题。茶香馥郁，相谈甚欢。书如智者，娓娓道来，语重心长，甚至当头棒喝。驱散你心里的阴霾，震撼你心头的麻木，柔

路灯下的广场舞

路非凡

每天晚上八点,路灯一亮,张三老家门前就热闹起来了。这几年时兴广场舞，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跳，这不,这股风也刮到了俺村庄。

张三三的女儿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婆为了照顾着方便,就在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又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平时女儿功课忙,她下了班闲着没啥事做,就到公园里学跳广场舞。

现在女儿考上了大学，张三三的老婆也回家来了，在城里每天跳舞跳习惯了,这回家来一不跳啊,没抓没挠的,浑身都不自在。憋了好几天,她终于憋不住了，就让张三三到城里买了音箱,在自家门口开始跳了起来。

音箱一响,还真就有效果,招来了不少人。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张三三的老婆关了音箱，走到大伙中间说:“我在城里时，人家那的大姑娘小媳妇一吃完晚饭都出来跳舞，既能锻炼身体又打发了时间,老美了。我想在咱村里组织一班人跳广场舞，不知大伙乐意不？有愿意跳的就来我这报个名，以后每天晚上路灯一亮咱就开始，好不好？”“哎呀,这感情好啊,可比打麻将赌博强多了！”张三三老婆的话一落，人们就开始议论起来了。

张三三老婆啥也没说,打开音箱，走到路中间跳了起来,跳完一曲,她招呼大伙:“来吧,别犹豫了,来来来,我教你们。”有几个爱说爱笑年轻活泼的妇女走了过去，嘻嘻哈哈地跟着跳了起来,还有些扭扭羞羞的人也推推搡搡地站到了后边。老头老太太拿个马扎坐在一边，有的还跟着拍子摇头晃脑,好不热闹。

搭眼一看，我家的小土院子清澄澄的,连阳光都闪着水波儿,空气也是绿莹莹的。伸手抓一把,再张开,手心都像是绿汪汪的。我的头顶是一棵旺盛的柿子树，新生的叶子柔嫩嫩的,阳光下好似透明的碧玉片。走出土院，我一脚跌入了田野的幽香里。我喜欢站在我家小泥屋的旁边，看无边的田野和游游荡荡的风，尤其是在这三月的西洼。

准确地说，无人的大西洼,只有我和奶奶两个人;无垠的绿野里,只有我们住的两间小泥屋。我喜欢田野,喜欢风,因为它们是我最直接的好朋友。这时,风把一群人扯进了我的西洼。看样子,这群人是从一里半地外的村子来的,他们由东向西簇拥而来，飞扬的尘土里，前头有人扛着铁锨晃荡着走,中间走着的是一辆破旧的太平车，由两头不太年轻的骡子拉着,问着头朝前走。后边啦啦拉着看着热闹的妇女和孩子。

我摘一朵野花在嘴里，一边品着花朵的味道，一边嘟摸这些人的来头。以我六岁女孩的眼力，眼下还是在庄稼收季节，地里没有什么活可干,村里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赶着车下田。再说了,这也不会是过路的人与车,因为西洼里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有两条小土路,是农人在田间劳作时踩出来的,“细得像蚂蚁的肠子”。这句话，是一年前从城里回来的妈妈说的。眼见这队人马越来越远,那势头活像是鬼子进村。我脑海里突然闪现,那年队长带村民扒掉我们在村里老屋的情景。我赶紧跑进土院子，高一腔低一腔地喊:“俺奶奶呀！又来扒咱家小泥屋啦！”

等我拽拉着披头散发的老奶奶出来时,人车呼隆隆碾过屋后的土地,不停脚地朝西走了,妇女和孩子尾随着,几条杂毛柴狗在人腿间穿梭。还没等我喊出一个破小子的名字,人车突然停了。队长耸了耸披挂在脖子上的蓝灰色中山服说:“就打这吧！”立即就有人说好,然后用力朝手心吐了口唾沫,抓起铁锨把子,狠劲把铁锨头插进土里。我和奶奶刚挤近前,就听见铁锨刃铲断麦根的嘎吱声。

几个抱孩子的妇女说了几句心疼麦苗的话，队长却朝她们一挥手说:“妇女都走开,别待这儿,开始挖了。”几个挖土的男人大吃笑,在人群里找见自家的女人就催她们走。年轻的女人脸上有些挂不住,不愿走，就挂拉着脸问为啥不让看。队长就说,井是阴,女人也是阴;井是井,女人也是井,这阴碰阴,井碰井,不吉利,有可能打不

软你心怀的冷漠。

读书,能净化灵魂、丰赡精神、成熟思想,能激发你的真善美,擦亮你的眼睛,能让微笑绽放在你的嘴角,让天使降临在你的睡梦,让睿智驻守在你的头脑,让爱神充盈在你的行动。

我初中退学后回农村务农。有很多同龄人晚上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我却伴着一盏孤灯读书。读当时一切能找到的书。《红楼梦》、《西游记》我读了好几遍，有太多的字不认识,《新华字典》都被我翻烂了。很多同龄人问我,不上学



刘迅甫《农民工之歌》外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孙智)日前,《农民工之歌》英、法、西文版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徐惟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委(中将)、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李栋恒，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郑伯农,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张凡,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农民工之歌》是周口籍著名诗人、书画艺术家刘迅甫历经 20 年风雨,呕心沥

了,还整天读书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读书能给我的内心带来喜悦和满足。后来我去建筑工地打工,在休工的时候,和工友们一起去繁华的大街闲逛。他们多去看琳琅满目的橱柜,花枝招展的女人,我却四处寻觅书摊,选买喜欢的书。书已经成了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来,因为有书相伴,我对生活很少有抱怨,与人为善快快乐乐地生活着。生活中很多的光怪陆离不能诱惑我，很多的错位惶惑不能扰乱我,我



刘迅甫《农民工之歌》外文版出版发行

血创作的一部纪实组诗。这是一部关注社会热点、反映当代中国核心问题的作品,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五洲传播出版社肩负着对外介绍当代中国、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出版社被刘迅甫对农民工的真情所打动,组织有关专家将《农民工之歌》翻译成英、法、西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全诗分为开篇曲、打工篇、留守篇、乡恋篇、开拓篇五个部分,由 30 首既独立成篇又有机联系的诗歌组成。《农民工之歌》以宏大的叙事气度,纪实的表现手法,回顾了农民工的昨天,记述了农民工的今天,展望了农民工的明天。组诗

泥屋西边有口井

阿慧

离,踩成一条尺子般的白路。移栽在井台边的两棵大柳树长得茂盛，投下两大片青绿的树荫,我一走近,就感受了井的清凉,汗毛孔一下子收紧了。一看,我家的母鸡也在，一只在潮湿的井边刨土,两只在草丛里捉虫,三只鸡都唧唧咯咯,鸡嗓子鼓鼓地侧歪着。没等我在柳树下坐定,两只花尾巴鸭子也来了,在滚烫的白路上,它们俩摇晃着肥硕的大屁股，边走边呱呱地叫。

好像说,咋不叫上我们呢? 鸭子不跟母鸡抢吃虫子,它吃井边湿润的草,伸出圆头剪刀似的扁嘴儿,拧吃鲜嫩的草叶。我发现,井台边的草要比别处长得旺盛,种类很多,开出的花色也多,引来的蜜蜂、蝴蝶也很多。鸭子比母鸡胆大,拧几口青草,就跑到井口照镜子,还冲井水叫,呱呱呱。只是叫,它们始终没敢下去游泳。

我丢下空碗看井水,井水还是那么多。几天前,连日的车水浇地并没有减低水位,井水该是多少还是多少。井水幽幽的、荧荧的,托住几片青黄的柳树叶,扑闪着梦一般的蓝光。有那么一刻,我在这蓝光里看见了城里妈妈的眼睛。我喊:妈唉!井答:唉……

我在当天晚上,却听到井的另一种声音。那时,天刚刚黑下了,鸡和鸭都上窝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吱呀一声,风把紧闭的木门吹开了。我颤颤儿地跑过去关,刚摸到门梆,就听到西边咕咚一声,沉闷的落水声中,掺杂一声短促的惊叫。我惊出一身冷汗,拽上正在刷锅的奶奶,拿上手电筒就出门了。祖孙俩的脚步,在无人的旷野走得歪歪拽拽。夜风把玉米叶摆弄出一片暗响,手电颤动的光亮里,小虫子不断跳过来,抱着我们抖动的脚。

井口被人蹬掉一块青砖,光柱下一个新鲜的豁口,我们祖孙俩的心脏,也像被人豁了一个大口子。草丛里,一个兰花的小包被,水井里,一声惊魂的呻吟。幽深的水井里,手电光照见一个人的头顶,这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们的呼吸顿时有了节奏。那人扬起湿淋淋的头,瞬间,两眼发出的光亮在悸动。是个年轻的女人，她寡白着一张瘦脸,额头上粘两片枯黄的柳树叶,十指抠进井壁的砖缝，一只黑亮昆虫在手面爬来爬去。她用力压制自己的颤抖,似乎不敢发出

心灵宁静,淡泊自然,平平凡凡地活着。虽无大富大贵,但自得其乐。远离了香烟缭绕,远离了酒桌假面,远离了赌桌较技,远离了虚伪浮夸,远离了勾心斗角,亲近着书,亲近着真实,亲近着高贵,亲近着幸福。

我喜欢读纸质书。一本新书到手,欣赏完封面的设计,再徐徐打开,幽幽清香迎面扑来,一个个精美的文字灵动飞舞,我瞬间进入到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

书香伴我,岁月静美。



充分展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的差异现状,再现了农民工群体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融合,全方位揭示了农民工奉献与担当过程中的幸福与欢乐,辛酸与无奈,泪痕与伤痛,寄托与希望……深情讴歌了农民工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深刻解读了现时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作品充盈着深沉的大爱与昂扬的格调,通篇贯穿着对人性的尊重与理解,对理想的执着与赞美,对奉献的坚守与讴歌,对公平的呼唤与渴望,对未来的期待与向往,充满着时代气息和昂扬向上的格调。

文艺动态

丝毫的哭声,怕稍一用力就会沉入井底。我奶奶趴下身子对她说:“乖乖呀,咱不怕,俺来救你了。”女人抽泣一声,点点头,下巴一圈波动的水纹。奶奶一头一脸的汗,她的声音也汗津津的。她朝我喊:“丫头,快回村里叫人! 见人就喊,快! 快! 我的乖。”

没有月光的夜路,我却看得分明,眼前闪过一片光亮,那是井里的女人火一样求生的光芒。我跑得像飞,风在我的耳边呜呜怪叫,敞开的对襟小褂,是我拼命扇动的翅膀。我一头扎进一个黑影的怀里,我听见自己说:“大伯,救人!”

村里似乎所有的煤油灯都亮了,又从村里亮到村外。一里半地的夜路,被人 and 火填得满腾腾的,一直连接到井台边我奶奶的手电筒光。奶奶的手电光,始终笼罩着井里女子的脸,她比刚坠井时平静了许多。奶奶在光柱里,正给女人讲一件事,村人赶到时,这件事还没有讲完。村人用绳索拴住一个小伙子的双脚,小伙子倒挂着,慢慢垂向井里的女人。火把的光亮里,小伙子越下越深,他深吸一口气,脑袋扎进井水里，他摸索着用绳索拴上女人的腰。女人被拉出水井时,蜷缩的上衣下,一个滚圆的大肚皮。我奶奶一声惊呼:“主啊! 这肚里还有一个。”

秋风可劲一吹，玉米大豆都饱了仁儿,田野里的庄稼都沉甸甸的。快晌午了,奶奶问我吃啥饭,我还没拿定主意,有人来敲我们家土院的门。我又颤颤儿地跑去开门,进来两个眉开眼笑的外乡人。年轻女人怀抱一个沉甸甸的胖娃娃,青壮男人背一个沉甸甸的柳条筐。

奶奶对着阳光把娃娃举起来,说:“是你小子在井水里撑住娘的吗。”女人说,还亏得她一只脚蹬住井里的大木棍。我奶奶说:“不知是哪个皮孩子扔下的。真主赐福啊。”

男人的脸在太阳下越来越红。他说他那天,不该和怀揣大肚的媳妇拌嘴,没想到媳妇会自个回娘家，还抄近路走野地。女人接话说:“我哪儿知道那里有口井。”我还等他们再说些什么,柳条筐里探出一只小羊羔的白脑壳。男人把小羊放在地上,挠了挠自己的脖梗子说,本来是要送来一只猪娃子，一家三口走二里地了,才听说恩人是回民,又拐回姐姐家逮了这只小羊羔。小羊羔正专心地闻墙角一朵蓝盈盈的花，没想到嗝地飞出一只小蜜蜂,吓得它差点儿坐卧在墙根下。

西边的水井处,一头白嘴头白肚皮的驴正在埋头拉水车,哗啦啦，一圈又一圈。

盼望着盼望着,麦子熟了

王雪奇

父老乡亲的一个希望
在那年的秋天播下
盼望一个冬天
终于,希望
在春天里
发出吱吱拔节的声音
一场春风在二月里使劲地吹着
把鲜嫩的麦苗吹得
心里甜甜的
像一个将要出嫁的姑娘
一场春雨过后
人们又把一首古老的歌 重唱
“麦收八十三场雨”呀
人们又把一个希望 屈指重数
“打春一百,掂镰割麦”
“蛤蟆打哇哇,四十五天吃疙瘩”
一个个甜蜜的渴望
越来越近
这渴望
不亚于跋涉者
在沙漠的不远处看到一个绿洲

又到南风了
石榴开花了
豫东的小麦黄了
麦浪 一浪高于一浪
村庄里沸腾了
小伙从北京归来了
姑娘从深圳到家了
工厂的老工人也放假了
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
为打好麦收这一仗
都汇集村庄

麦子熟了
弯弯的镰刀在诗行挥舞
农谚变成了美好回忆
它让我们品味着甜蜜的生活
来之不易
我又想到黄土地长出的希望
我又闻到了麦香
我和麦子的情愫
这辈子也不会忘

待纸炮燃尽之后
他们有秩序地游入麦海
草帽下写满兴奋
汗滴在脊背上凝成辉煌
几度夕阳尽染
皮肤风化成土地的颜色

风中麦穗翻作跳动的音符
银镰如月 拨动
铜色的琴弦
奏千年悠悠古歌
历史在这里
一次次回望
农人生动的收获姿势
让我们远离饥荒

深夜
一只蟋蟀在鸣叫
在乡下
在我小屋的角落

我得心翼翼
任何一种声响
都有可能
关掉这种鸣声
欢快的歌唱

曲折
温馨
如乡间的小路
童年从这里走来
如明净的烛火
照亮往事

夏日的夜晚
宁静 像望不到尽头的湖面
没有一丝涟漪
偶有几声狗吠
像鸥鸟掠过水面 倏又远去

在这夏日的夜晚
所有的门窗都洞开着
我全身赤裸
如一尾光滑而自由的鱼
畅游在诗歌的水草间

此刻 风不会来
雨不会来
我看见独钓寒江雪的那人
他钓的竿
从唐朝伸了过来

从停车场到瀑布
没有人去丈量过它的距离
最后一场雪融化之后
春天的脚步
已经走近了南太行
山岩和巨石冰冷的面孔
开始露出了丝丝暖意
小草拱出了稚嫩的脑袋
蹲在枝头的小鸟
突然张开了翅膀
和枝头的嫩芽
做出欲飞的姿势
步道旁稀疏零落
沉默了一冬的桃树
跟随游人的脚步
听着山水流动的音韵
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热情

八里沟

路雨

远远近近的峰峦沟壑

一点一点

像展开的宣纸上滴落的颜色

慢慢展开

油绿油绿

一涧流动的溪水

澄澈透明

能让人看到

水草中游动呼吸的鱼

映出瓦蓝瓦蓝的天

一群一样游走的云

和成群结队的游人

载着满山清脆的鸟鸣

载着春天浓郁的花香

从南太行尚未遮严

半裸的身躯里

蜿蜒而出